

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:鹿忆鹿.《山海经》羽民神话:远国异人图俗考[J].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46(5):1-7.

《山海经》羽民神话:远国异人图俗考

鹿忆鹿

(台湾东吴大学 中文系,台湾 台北 111002)

摘要:《山海经》的神话叙事中,提到了一种鸟翼人身的羽民。在后世的接受过程中,羽民逐渐形成层次丰富的特殊形象:既似仙人,与仙境的文化记忆紧密相连;又似远人,作为一种异域知识,成为读者既好奇又喜闻乐见的他界异人。以《山海经》的相关记述、注解为中心,配合图本,由文与图两个方向来分析,可以见到羽民的形象在不同时期,或者在不同文人眼中的变化。

关键词:山海经;羽民;远国异人;类书;山海经图

分类号:B93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23)05-0001-07

一、引论

刘歆《上〈山海经〉表》中提到,读《山海经》可以“考禎祥变怪之物,见远国异人之谣俗”,认为《山海经》是“博物君子”重要的参考。在刘歆的说法中,翻阅《山海经》,除了能帮助理解事理的禎祥变化以外,“远国异人”也是考索的重点。

“远国异人”指的是《山海经》中,第六卷《海经》以下载录的多种形貌、习俗特殊的异人。“远国”指的是距离的遥远,“异人”则指涉其形貌乃至能力的特殊。

在《山海经》的叙事中,远国异人处于实际地理位置不甚清楚的“他界”之中,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,环绕着一个若有似无的“中心”。《山海经》对远国异人的记述不详道里,只取远国异人之间的相对方位,叙述也不及远国异人与中土的距离。远国异人所处的“他界”,因其渺远不可及,似乎成为叙述者投射想象的特殊空间。

《山海经》记述的远国异人数目颇多,这类的远国异人知识,也被《淮南子》征引,《淮南子》中的“海外三十六国”大致都与《山海经》记述重合。《淮南

子》以外,大量运用《山海经》远国异人知识者,或许属各种类书与流行于明清的异域图文书。

相较于《淮南子》三十六国的丰富,异域图文书如《羸虫录》《异域图志》,日用类书如《诸夷门》等,将上古的远国异人知识混杂当时流行的虚实参半的异域传说,其中选用的远国异人数目相对较少,大致包括:一目、一臂、一足、一目、长人、小人、贯胷、氐人、羽民,等等。

关于一臂、一足、贯胷等远国异人,笔者已有专文讨论。^{[1](P96~128)}在讨论贯胷民之际,笔者曾指出贯胷的图像与汉墓中画像石、升仙图之间的联系,贯胷似与死后乐园的想象关联紧密。实际上,在画像石、升仙图中更频繁出现的,应是人身而生羽翼的羽人。

鸟翼人身的羽人,在《山海经》中有两种,一为羽民,一为灌头民(或灌头),二者皆在《海经》《荒经》中各出现一次。羽人之外,《山海经》还述及为数不少的鸟身人面神、鸟首人身人,或通身毛羽,也可视为广义的羽人。

关于羽人的相关问题,孙作云早在1947年就有相关的讨论。孙作云的长文分别讨论了古代器物上的羽人图像、羽人在神话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,并

收稿日期:2023-04-11

基金项目:台湾东吴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《山海经》与唐宋官修类书——以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与《太平御览》为中心”(MOST111-2410-H031-082)

作者简介:鹿忆鹿(1960—),女,安徽阜阳人,教授,博士,主要从事神话、民间文学、《山海经》研究。

且利用图腾理论,梳理羽人与颛顼、东夷族之间的联系。关于《山海经》中羽民和画像石中羽人的关系,除了羽人图像和《山海经》的描述近似以外,孙作云还提到,汉时神仙思想中的羽人,是《山海经》时代东夷族鸟图腾崇拜的遗绪。^{[2](P561~641)}萧兵先生同样认为羽民和东夷族有某种关联,可能是其支系,也认为《山海经》中的羽民是后世神仙思想中羽人的渊源。^{[3](P2180~2181)}

孙作云、萧兵的论述中,有关东夷族、鸟图腾崇拜等假设虽非定见,但其说法反映了各种羽人观念间复杂且若即若离的牵连,特别是“羽民”与“羽人”。本文的重点,自不在细究孙作云、萧兵等先生的假说是否合理,而是希望以《山海经》的相关记述、注解为中心,配合图本,由文与图两个方向来分析羽民想象,并且由历时性的比较,讨论羽民想象的差异,以及羽民图像材料运用方式的转变。

二、《山海经》文本中的羽民

前文提到,《山海经》对远国异人的记述,主要集中在第六卷以后的《海经》《荒经》。人身而鸟翼的羽人,在《山海经》中有羽民、灌头两种,都出现在《海外南经》中:

羽民国在其东南,其为人长头,身生羽。能飞不能远,卵生,盖似仙人也。一曰在比翼鸟东南,其为人长颊。《启筮》曰“羽民之状,鸟喙赤目而白首”。^①

灌头国在其南,其为人人面有翼,鸟喙,方捕鱼。灌兜,尧臣,有罪,自投南海而死。帝衿之,其子居南山而祠之。亦似仙人。一曰在毕方东。或曰灌朱国。

《大荒南经》也有“羽民之国”,经云“其民皆生毛羽”,与《海外南经》类似。《大荒南经》叙述灌头人相对复杂:

有人焉,鸟喙,有翼,方捕鱼于海。大荒之中,有人名曰灌头。鲧妻士敬,士敬子曰炎融,生灌头。灌头人面鸟喙,有翼,食海中鱼,杖翼而行。翅不可飞,倚杖之用行而已。维宜芭芭,穆杨是食。有灌头之国。未明确说明是鸟翼,但云有翼者,则为苗民。

《山海经》中,“苗民”同样也出现两次,但只有《大荒北经》提到苗民有翼:

西北海外,黑水之北,有人有翼,名曰苗民。

颛顼生灌头,灌头生苗民,苗民厘姓,食肉。

《海内经》则只提“有人曰苗民”,郭注皆言即“三苗”。历来的《山海经》研究者不乏注意到《山海经》内容重复之现象者,顾颉刚便以为,《海外四经》《海内四经》与《大荒四经》《海内经》是两组对同一幅图像不同的说解,因而描述的对象有所重复而描述的详略不同。^[4]

《海外南经》对羽民的描述十分简略,仅提到羽民“长头,身生羽”。羽民浑身毛羽,长头形容的是羽民头型的特殊之处。孙作云认为“长头”的说法,正与部分画像石中羽人的图像相合;萧兵则认为,长头应是人工塑造的特殊头型,可能是部族对鸟类头型的模仿。^{[3](P2180)}《山海经》中“灌头”的说法,则较羽民详细,经文提到灌头人“人面有翼,鸟喙,方捕鱼”——即长着人脸但却有鸟嘴,并且长着翅膀。值得一提的是“方捕鱼”的说法,“方捕鱼”描述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,研究者以为是《海经》述图而作的明证。

《大荒南经》对羽民的叙述更简单,只提到“其民皆生毛羽”。“灌头”在《大荒南经》中作“灌头”,应是同音异字。经文对灌头的叙述更为详尽,除了提到鸟嘴、有翼、捕鱼外,尚提到灌头的来历——鲧妻士敬生了炎融,炎融又生了灌头。此外,《大荒南经》还记述了灌头民须“杖翼而行”的说法。细究《海外南经》《大荒南经》二卷对灌头的形容,似乎《大荒南经》更倾向将灌头视为一个人,而非一个国。^②

《大荒北经》提到苗民“有翼”,且是颛顼、灌头的后裔,其“有翼”的形容,恰恰与灌头相对应。经文还提到苗民的习性:以厘为姓,以肉为食。

综合上述《山海经》的内容,羽民长头,身生毛羽,经文并未提及羽民是否有羽翼,而灌头与苗民虽“有翼”,灌头还长着鸟嘴,但经文只提到灌头人“杖翼而行”,未及灌头与苗民是否能够借着羽翼飞翔。

羽民、灌头民如何飞翔?郭璞在注解中有所说明。郭璞以为羽民“能飞不能远,卵生,盖似仙人也”。《图赞》云“鸟喙被羽,厥生别卵。矫翼而翔,能飞不远。人维僮属,何状之反。”郭璞以为,羽民像鸟

① 本文所据之《山海经》,无论经、注、赞,皆以元代曹善抄本为主。

② 刘宗迪以为《大荒南经》对“灌头”等想象之国的形容,是对图画中某种仪式的描述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方国,见《众神的山川:〈山海经〉与上古地理、历史及神话的重建》,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,第112~113页。

类一样卵生,能飞但无法飞远,形貌有如仙人。郭璞注解“罐头”则提到:“灌兜,尧臣,有罪,自投南海而死。帝矜之,其子居南山而祠之。亦似仙人。”

郭璞的注解可分为两个层次:首先提到灌兜与上古神人的渊源——尧臣,因罪投海而死,后“帝”怜悯,安置灌兜于南山而祭祀之;同时,郭璞也提到灌兜的样子像是“仙人”。

关于“杖翼”,郭璞的说解为“翅不可飞,倚杖之用行而已”。灌兜的翅翼无法用以飞翔,只能作为步行时的辅助。郭璞的《图赞》亦云:“罐头鸟喙,行则杖羽。潜于海滨,惟食祀柎。实惟嘉谷,所谓瑞黍。”“行则杖羽”正呼应注解“翅不可飞,倚杖之用行而已”之说;“惟食祀柎”,也与郭璞注解中“其子居南山而祠之”的说法相合。

需特别注意的是,此处“罐头”与尧臣身份的关联,是郭璞注解时加上的,经文并无相关的说法,郭璞注与《大荒南经》《大荒北经》的记载都不甚相合。《大荒南经》云,罐头是鲮的后裔,《大荒北经》又云,罐头是颛顼的子嗣,两项记载同属《荒经》,但世代错乱,令人费解。对照《大荒北经》,有翼的苗民也是罐头的子裔,如此,则苗民或应与居南山祀灌兜的灌兜子有所关联,但郭璞未曾有相关的注解。《山海经》的经文实有许多矛盾错舛之处,郭璞与后世的注家亦未能解决。

在《山海经》的接受史中,郭璞的注解之于后世的《山海经》诠释,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由上文的讨论可见,郭璞的注解与《图赞》,都强调了羽民、罐头能力的局限,如说羽民“能飞不远”,说罐头“翅不可飞”,等等;郭璞注只提到羽民、罐头与仙人的形象相似,却未曾将三者等量齐观。如若往年代更早的文献爬梳,则还能看到不少关于羽民与仙人、羽人之间关系的讨论。

三、文献中的羽民似仙人

前文提到郭璞注解羽民、罐头人时,都提到“似仙人”之说,同时也强调羽民、罐头人飞行能力的不足,可见对郭璞而言,羽民、罐头人和仙人之间的相似,是在外形上的。

何以这类身生翅翼的远国异人让郭璞联想到仙

人?这可能与魏晋以前对仙人的想象有关。东汉王充的《论衡·无形》中提到了仙人的形象:

图仙人之形,体生毛,臂变为翼,行于云,则年增矣,千岁不死。此虚图也。世有虚语,亦有虚图。假使之然,蝉娥之类,非真正人也。海外三十五国,有毛民、羽民,羽则翼矣。毛羽之民,土形所出,非言为道身生毛羽也。禹、益见西王母,不言有毛羽。不死之民,亦在外国,不言有毛羽。毛羽之民,不言不死;不死之民,不言毛羽。毛羽未可以效不死,仙人之有翼,安足以验长寿乎?^①

王充形容时人所绘的仙人形象:体有毛、双臂化为双翼,能穿梭云间,且寿至千岁。^②此处仙人的形象,恰与《山海经》中羽民、罐头的形象颇相似。

然而,王充以西王母的记载为例,反对将“羽民”等同于“仙人”,认为羽民实是“土形所出”的海外方国,并非因习道而生毛羽,周身毛羽也非羽民能长寿不死的保证。

从王充的辩说之中,可推测当时应有不少人将“羽民”与“仙人”的形象混同。在“仙”的系统以外,“羽民”的形象也属于海外方国的系统,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提到,“夫能理三苗,朝羽民,徙裸国,纳肃慎,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,其唯心行者乎”,《墜形训》有属“帝之神泉”而能“和百药”“润万物”的“四水”,分别为:河水、赤水、弱水、洋水。其中,“洋水出其西北隅,入于南海羽民之南”。在《淮南子》的记载中,羽民与其他形体怪异的远国异人相同,都只是海外方国之一、天地秩序的一环,羽民身上的羽毛,与“交股”“穿胸”“反舌”“凿齿”等人身上的特异身体样态一样,都只是不同于中土常人身体的“异相”,“羽民”与“仙”之间的连结,似乎并没有被强调。

不论《淮南子》或王充《论衡》,都只提到“羽民”,而不见“羽人”之说。提到“羽人”的文本,可能屈原所作的《远游》较早:

仍羽人于丹丘,留不死之旧乡。朝濯发于汤谷兮,夕晞余身兮九阳。吸飞泉之微液兮,怀琬琰之华英。

羽人、丹丘、不死,甚至是汤谷等人、物,都可见于《山海经》,因而东汉王逸注《远游》时,便加以引

① 王充:《无形》,《论衡》(明钱塘阎光表刊本)卷二,第13B~14A页。

② 康儒博在归纳“仙”的特质时也提到,不论在文本还是墓葬的装饰中都能反复看到“仙”表现出鸟类的特征。“这种动物特有的飞翔能力,与进入天界产生了隐喻性的联系,从而与死后注定入土、进入冥界的普通人类分离开来。”见康儒博《修仙: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,第52页。

用:“《山海经》言有羽人之国,不死之民。或人得道身生毛羽也。”王逸以《山海经》中的羽民、不死民与《远游》中的羽人对举,并且称羽民为“羽人之国”;同时还提到得道的人也会身生毛羽,这与前文提到的王充的说法相合。

楚辞作为文学传统的重要源头,时常为后世文人追述、改写,《远游》“仍羽人于丹丘”的句子,便被东晋的孙绰应用于《游天台山赋》中。同时,李善注此赋时,也运用了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之说:

睹灵验而遂徂,忽乎吾之将行。仍羽人于丹丘,寻不死之福庭。《楚辞》曰:仍羽人于丹丘兮,留不死之旧乡。王逸曰:因就众仙于明光也。丹丘,昼夜常明。《山海经》有羽人之国,不死之民。

王逸的注解一共提到了两种说法来解释“羽人”,但李善运用《楚辞章句》之际,却只保留了前半部分,不及后半关于“得道人”的说法。李善删节后的引用,似乎暗示读者,与“不死”紧密相连的“丹丘”上,住着的就是羽人和不死民。^①

除了《楚辞》《淮南子》《论衡》等书,《博物志》也提到羽民和驩兜:

羽民国,民有翼,飞不远。多鸾鸟,民食其卵。去九嶷四万三千里。

驩兜国,其民尽似仙人。帝尧司徒驩兜之后民,常捕海岛中,人面鸟口。去南国万六千里,尽似仙人也。

参照《山海经》的原文,《博物志》的说法虽大同小异,但仍有些出入,除了增加的道里数为《山海经》所无以外,《博物志》似乎吸纳了郭注,如“民有翼,飞不远”“帝尧司徒驩兜之后民”“尽似仙人”等说法,便与郭注相仿佛。此外,羽民国“多鸾鸟,民食其卵”的说法,与郭注“能飞不能远,卵生”之说不同,反而类似于《海外西经》《大荒西经》之中对诸夭(沃)民食

“凤皇卵”的形容。

形容羽民之际,也未提到羽民与仙人之间的关系。对于驩兜,《博物志》虽提到两次“尽似仙人”,但也未将驩兜与能飞翔、长寿不死的仙人相对应,甚至在《博物志》的描述中,驩兜民“有翼”的细节被省略了,只强调其外在形象和仙人相似。^②

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看来,汉代以降对“羽民”的概念,可粗略分为两种,一为海外的方国,二则与羽人夹杂不清。如王充反对将羽民视为仙人,但未特别提到羽民是否有《山海经》的渊源;郭璞只提到仙人与羽民在外貌上的相似;但也不乏将羽民与不死的羽人、仙人等量齐观者,如王逸、李善。

陶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诗,其中第八首提到了对不老不死的渴望:

自古皆有没,何人得灵长? 不死复不老,万岁如平常。赤泉给我饮,员丘足我粮。方与三辰游,寿考岂渠央?

诗中提到了饮之不死的赤泉、不死民居住的员丘,但却未曾提到“羽民”。考索 13 首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诗,其皆未言及“羽民”。其实,不仅是羽民,“不死民”也在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诗中隐没。陶渊明是否暗示,即使有传说中能让人不死的赤泉、住着不死人的员丘,但没有人能够真正避免衰老与死亡,即使是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异人”亦然?^③

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来,唐代以后大部分的文人,在诗作中写到求真求道、仙境乐园之际,惯用的是“羽人”,或许是对楚辞文学传统的呼应,相关的诗作如刘禹锡“羽人顾我笑,劝我税归轭”^④,柳宗元“病依居士室,梦绕羽人丘”^⑤,皎然“丹丘羽人轻玉食,采茶饮之生羽翼”^⑥。但就如前文所言,同为唐人的李善,在援引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之际,似乎就以“羽民”“羽人”为一事,文人偏爱用“羽人”一词,并无法全然显示在时人心目中“羽民”与“羽人”有所不同。^⑦

① 吴任臣《山海经广注》注解羽民国之际,转引王逸注,但云“即羽人国也”。某种程度上,吴任臣可能误读了王逸的注解,然而,这样的现象也显示,一直到清代,都有阅读者将“羽人”和《山海经》中的“羽民”视为一物。

② 同样的,吴任臣《山海经广注》引用《博物志》之际,将“尽似仙人”引作“尽是仙人”,显然也以为“驩兜”就是仙人。

③ 田晓菲认为,应将陶渊明此诗当成一个反问句来理解,反映出“自古皆有没”的现实,“不老不复死”不过是诗人的幻想,没有人能够真正达到这一点。见田晓菲:《尘几录: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》,中华书局 2007 年版,第 144 页。

④ 刘禹锡:《游桃源一百韵》,《刘宾客诗集》(明嘉靖庚戌金陵蒋孝刊本)卷一,第 20A 页。

⑤ 柳宗元:《酬秀秀才寓居开元寺,早秋月夜病中见寄》,《河东先生集》(明嘉靖年间东吴郭云鹏济美堂刊本)卷四十二,第 10A 页。

⑥ 皎然:《饮茶歌送郑容》,《杼山集》(明张睿卿编刊本)卷二,第 14B 页。

⑦ 尚须考虑的是唐人避讳的问题,避太宗李世民讳的考虑,或许也是唐人多用“羽人”而不用“羽民”的原因之一。

四、类书中的羽民与罐头淆混

除了文人的诗文以外,我们或许也能透过唐宋以降几部类书对“羽民”的分类,从另一个面向检视“羽民”概念的承衍情形。

检索唐代的大型官修类书如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,皆不见有与“羽民”相关的记录,当然,不论《艺文类聚》或《初学记》,也未开辟与异域异国相关的部

类。入宋以后,羽民开始被视为方国,出现于类书之中,《太平御览》的“南蛮部”便收入了“羽民”的相关说法。《事林广记》“方国类”收入的14类远国异人中,未收入羽民国的相关材料,但在晚明建阳日用类书《诸夷门》中,羽民国是远国异人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,《诸夷门》的各种内容不论繁简,都收入羽民国的图文资料。在《诸夷门》特殊的上下层二元架构之中,远国异人分在下层,与上层的鸟兽虫鱼相对。^①



图1 羽民国,《文林妙锦》《五车拔锦》《学海群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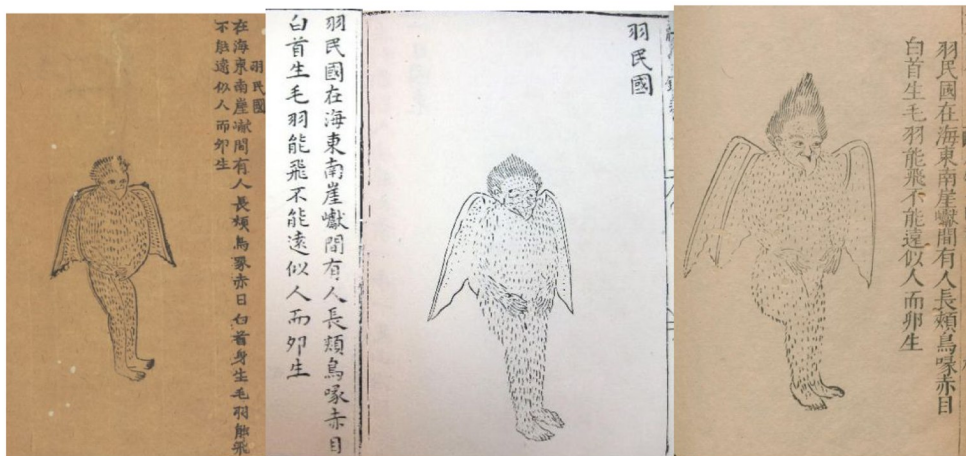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羽民国,《异域图志》《新刻羸虫录》《三才图会》

① 关于日用类书的二元分类方式,以及日用类书运用来自《山海经》知识的讨论,笔者已有专文梳理,详见鹿忆鹿:《人神共处,常异不分——晚明类书中的〈山海经〉图像》,载《异域·异人·异兽——〈山海经〉在明代》,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2021年版,第64~91页。

晚明王圻编纂的《三才图会》中,“羽民”则被分入《人物卷》,视为“裔夷”之一员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三才图会》打破了“二元分类”的方式,将各种神佛菩萨与《山海经》中的远国异人同置一卷,淡化了士庶习以为常的圣俗、华夷分野,是较为特殊的编纂方式。^①《永乐大典》卷3007有“羽民人”,有文无图,内容引自《山海经》:

羽民人

《山海经》

《海外南经》 羽民国,人生羽长头。能飞不能远,卵生。画似仙人。

《海外南经》 羽民国,其为人长颊。《启筮》曰“羽民之状,鸟喙赤目而白首”。

《海外南经》 羽民国,有神小颊。

“长头”和“长颊”是《山海经》经文的“一曰”,《大典》分两次抄录,“有神小颊”则是误录,“为人小颊赤眉”的说明,指的应是连臂司夜的“二八神人”。

前文提到,《山海经》中人身而鸟翼的远国异人,有“羽民”“罐头”两种,但不论官修或文人、民间书肆所编类书,都只收入“羽民”而不见“罐头”,似乎是类书的传统。较为特殊者,是一部由江都黄一正编撰于万历年间的《事物绀珠》。此书在卷46中收入了“羽民国”“彘兜民”的资料,并将之分入“倮虫异状类”:

彘兜民 在西北,人而鸟□

羽民国 在海东南崖巘间。人长颊鸟喙,赤目白首,身生毛羽,飞不能远,似人而卵生。

唐宋元明各种类书,都淡化了过去郭璞注以降羽民、彘兜民与仙人之间的连结,不论羽民或彘兜民,毛羽、羽翼都未与飞翔、修真以长生的想象扣合在一起,毛羽、羽翼成为与长脚、三身、一目等“异体”相当的一种“异状”,被视为方国之一。这点在《事物绀珠》“倮虫异状类”的类目命名中特别明显。

清代由陈梦雷编纂的大型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以下简称《集成》)中,羽民国、罐头国则同时被收入《边裔典·南方未详诸国部》。作为官修的大型类书,《集成》引用的材料,较上述的几种明代类书为多,除了以《山海经》的正文及郭璞的注为主,编纂者又以按语的形式,另将它书中的相关说法增附于后,

诸说之间的矛盾,并非编纂者的用心之处。值得注意的是,郭璞“羽民”注中的“似仙人”之语不见,仅“罐头民”的按语中,引用《博物志》时提到了“其民尽似仙人”。在《大荒南经》的引文下,《集成》的编纂者还另外引用了陈继儒的《珍珠船》:“羽民国人有翼,飞不远。有兽绿毛似豹,毛可作笔,名虎仆毛。”

由前文梳理的唐宋以来的类书传统关于“羽民”文献、图像的纂辑情形可知,同样是有羽翼的异人,或许因为形象相似,从唐宋一直到晚明,类书中几乎只见羽民而不见罐头。就图像而言,《诸夷门》的多种羽民图,呈现出很高的一致性——顶上无发,背上有如鸟类的翅翼,下身着兽皮裙,双手举在胸前,且呈现掌向上包覆另一手掌的手姿。《诸夷门》的图像,以肩臂、胫骨上的细线或黑色块状来表现羽民身上的毛发。

相较《诸夷门》,《异域图志》《新刻羸虫录》《三才图会》到清代的《山海经广注》(以下简称《广注》)、《边裔典》中的“羽民”,显然又是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的“羽民”,蓬发,人类的头脸上有如鸟喙的尖嘴,双手安于下腹之上,须留意的是,羽民背上长出的翅翼,没有毛羽,反而更接近肉翅状的蝠翼。

不论上述的《诸夷门》或《异域图志》以降的两个系统,在入清以前都未曾有罐头的图像,与《异域图志》系统接近的《广注》罐头图像,是此系统中首见,不知是吴任臣增补,抑或真如吴任臣所述,来自宋代舒雅的旧稿。^②《集成》也有罐头图,与《广注》罐头民的姿势有所不同,但二者都注意到与《山海经》经文的呼应——都表现了尖嘴、肉翅、抓鱼的形象与动作。

虽然《集成》的罐头图与《广注》差异不小,但实际翻阅《集成》,则能发现《集成》引用《山海经》的段落,无论文图,常与《广注》重合,有时《集成》甚至会直接标明引文出自《广注》。作为入清以后第一部《山海经》研究著作,吴任臣的《广注》似乎是《集成》编纂者整理《山海经》相关文献时的重要参考,以此而言,《集成》的罐头图,或许也脱胎自《广注》。从明清流传的远国异人图像与文本看来,罐头、羽民的形象时常混淆、融合,几乎都是人身鸟翼、长颊鸟喙的情形。

① 有关《三才图会》的相关讨论,亦见鹿忆鹿:《人神共处,常异不分——晚明类书中的〈山海经〉图像》,载《异域·异人·异兽——〈山海经〉在明代》,秀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版,第64~79页。

② 关于《广注》图本来源的讨论,可见鹿忆鹿:《〈山海经广注〉的图与文》,《华中学术》,2019年第2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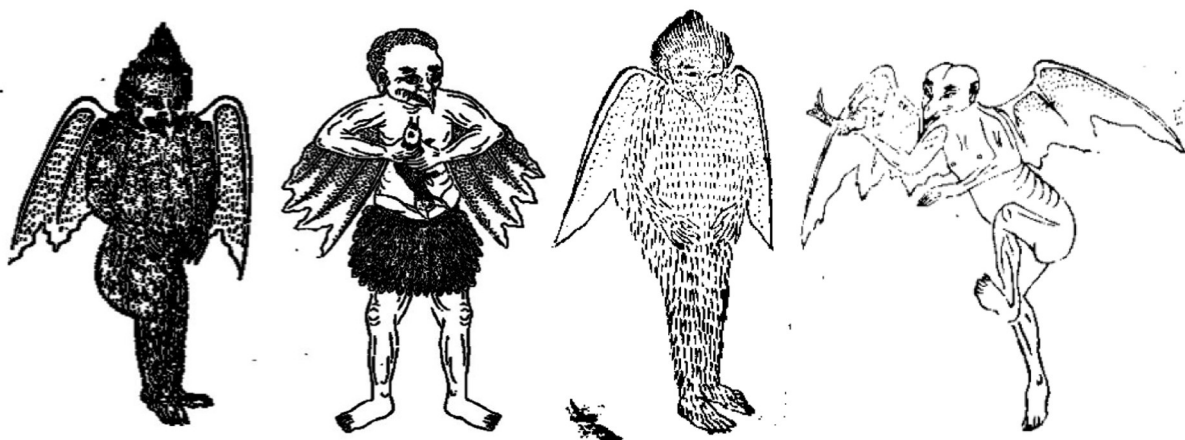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左为《边裔典》羽民国、罐头国;右为《广注》本羽民国、罐头国

五、结论

《山海经》对远国异人的叙述中,人身鸟翼的羽民就是人鸟的合体,没有更多的说解,然而,透过文献的梳理,可以见到羽民的形象在不同时期,或者在不同文人眼中的变化。

东汉王充曾指陈羽民并非仙人,显然间接表现出当时存在着将羽民和仙人等同的观念,许多时候,身生羽翼,能够飞翔的羽民,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仙境中不死的仙人、羽人。后世的李善、吴任臣,都还是主张羽民为仙人,可见这样的观念还是有深刻的影响。

而在明清的《山海经》出版物、异域图文书中,羽民也是异域羸虫的重要组成。从明清的羽民图文看来,《山海经》中羽民与罐头在形象上的差异逐渐混同,羽民有鸟喙而罐头生长颊。从《异域志》起,羽民

的形象,在《山海经》的基础上,又添加了许多细节。明代的异域图文书都提到羽民在“海东南崖岬间”,羽民似从虚无缥缈的仙境,落实到了现实的地理之中,从而转化为一种异域知识,或者构成时人天下想象的元素之一,但又与仙人、仙境的文化记忆紧密相连,成为读者既好奇又喜闻乐见的他界异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鹿忆鹿.异域·异人·异兽——《山海经》在明代[M].台北: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2021.
- [2]孙作云.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(下)[M].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3]萧兵,叶舒宪,(韩)郑在书.《山海经》的文化寻踪——“想象地理学”与东西文化碰触[M]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4.
- [4]顾颉刚.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区[J].中国社会科学,1982(1).

特约编辑 孙正国

责任编辑 强琛 E-mail:qiangchen42@163.com